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行 水 金 鑑

(五 十)

傅 澤 洪 錄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行 水 金 鑑

(五十)

傅澤洪錄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九

運河水

明景帝景泰四年八月辛卯。河南按察司僉事劉清奏。東南漕舟水淺弗能進。可自淮入黃河。至滎澤轉入沁河。經武陟縣馬曲灣裝載。岡頭濬一百十九里。以通衛河。張秋之決。由沁水合黃河。遂成奔急之勢。若引沁水入衛河。則張秋無衝決之患矣。行人王晏亦言。開岡頭置閘。分沁水使南入黃河。北達衛河。水漲卽閉閘。如此漕運可永無患。衛輝稅糧十四萬餘。每一石令民出石一尺。可得一萬四千餘尺。糧一石令挑河二尺。可挑一百六十餘里。今所濬地不過百三十里。免衛輝一府糧。可成其事。何恤此小費而棄莫大之利也。章上。詔令總督漕運右僉都御史王竑等覆奏以聞。丙午。太子太保兼工部尙書石璞得請歸省。給事中國盛等劾奏。璞奉命往治沙灣。未有成效。正宜日夜勤勞。求副上意。乃詐以母老。詭辭請去。於三過其門不入者異矣。宜下法司治罪。詔工部移文令璞速赴沙灣。毋致誤事。九月庚申。常州府江陰縣民言。本處順塘河長十里許。東接永利倉運河。西通夏港及揚子江。可通舟楫。灌溉田畝。近爲沙土淤塞。乞敕巡撫侍郎李敏勘實開通。以爲民利。從之。乙丑。沙灣之決。尙書石璞等鑿一河。長三里。以避決口。上下與運河通。其決口亦築攔截。今新河運河俱可行船。至是以畢工。聞工部欲取璞回。帝恐不

能經久令璞且留處置。十月乙酉，吏部言太子太保兼工部尚書石璞奏保東昌府推官田峻、魚臺縣典史彭旭俱有才能，乞各陞一級，俾專理修河緣近河府縣已增管河官員難從所保。帝曰：「璞整理河道未見成功，惟務濫保官員，本當究問，但無他故，姑恕之。」十月甲午，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徐有貞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治沙灣。

明英宗實錄

石尚書以沙灣之決，鑿新河以通運河，俱可行船矣。乃奏保一推官一典史各陞一級而不可得。奉嚴旨責其濫保，可見當時之慎重名

器若此。

是年二月，築沙灣決口功成。五月，復大決北馬頭河岸四十餘丈，運道絕，復遣石璞往。十月，命都御史徐有貞治之。始塞，乃於開封金龍口篳瓦箱開渠三十里，引黃河水東北入漕河，以濟運。

北河續記。

是年，塞沙灣決口，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

通漕類編。

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凡七年，皆績弗成。乃集廷臣議於文淵閣，舉可治水者，以有貞名上。乃進有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遂踰濟汶至衛汴，循大河道，濮、范還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理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卽平，水勢旣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于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

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堰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下流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上從之

明紀
事本

明景帝景泰五年七月癸丑白溝河漲決保定杜村口隄詔有司俟水降修築己巳直隸揚州府奏六月大風雨湖水泛溢決高郵寶應隄岸命左副都御史王竑督有司修築之八月戊戌湖南巡按御史張瀾奏先於原武縣黃河東岸開二河合黑洋山舊河道引水濟徐呂二洪今黃河改決而北其新開二河淤塞不通臣恐徐呂乏水有妨漕運請於黑洋山北黃河紆迴之處自其缺口改挑一河以接舊道用灌徐呂其工可二萬人其期可一月完從之九月辛亥先是沁河決武陟馬曲灣堤五百九十餘丈漫流新鄉獲嘉入衛河沒民田廬甚衆至是詔有司修築之庚午總督漕運都督徐恭左副都御史王竑言運河膠淺南北軍民糧船蟻聚臨清閘上下者不下萬數蓋因黃河上源水塞亦以沙灣闕口未塞而修治者之弗克事也臣唯治理之要有經有權經者常行不易之道權者一時通變之宜以沙灣闕口不可合留之以洩大水之勢經也姑塞沙灣闕口引水注運河以通漕舟權也苟唯常道是執臣見糧船淺凍不唯有誤今歲之糧來年之計亦必誤矣請敕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將闕口趁今水小急督工築塞庶不敗事詔是之勅有貞務博詢衆策毋僻守己見有貞言臨清河淺自昔已然非爲闕口未塞也亦非臣

僻守己見而固欲不塞也。竝等不察。而以塞闕口爲急。殊不知秋冬雖僅能閉。明年春夏亦必復決。勞費徒施而無用。此臣所以不敢邀近功也。如塞而無患。臣雖至愚。寧不早爲之。詔從有貞言。糧運亦無阻焉。戊寅。戶科右給事中何陞言。臣往年使河南。見衛輝南沁河有漏港。今年水溢。決已成河。商船皆由之往來。其臨清屯聚膠淺之舟。若令其從漏港出沁河入黃河。順流而下。不二十日可至淮。乞遣官往勘。果如臣言。卽令以卸糧空船從漏港試其險易。庶事有變通。船無阻滯。章入。詔不必遣官。其令都御史王竑。徐有貞理之。十月丁亥。工部奏。近聞儀真瓜洲二壩。每遇冬春潮水退縮之時。往來舟船。膠淺難行。宜於二壩下各置閘。於潮水漲時閉閘蓄水。用通舟船。從之。辛卯。先是行人王晏請疏沁河漕運。詔以其事廉問於有司及鄰河故老。皆言弗利。至是。晏復備陳地勢水性之宜。以質廉報之。非。帝命工部會文武臣議。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王直等。言地形水勢。非可遙度。宜遣官往彼相度利害。詢知衆議。必愜乎公。無患於後。或如晏言。或外有長策。奏報區處。詔是之。命工部右侍郎趙榮同晏往。旣而榮亦言弗利。請治晏罪。詔宥之。十一月辛亥。詔修南京河口隄岸。丙子。左僉都御史徐有貞言。沙灣治河三策。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之壅塞。昔禹鑿龍門。闢伊闕。無非爲疏導計。故漢武之壅瓠子。終弗成功。漢明之疏汴渠。逾年著績。此其明驗也。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獨樂浪王景所述著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坍決。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爲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於水。

而實其底。令高長水五尺。水小則可拘之以濟運河。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流通之利。無壅塞之患矣。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恆衝決。運河之勢小。故恆乾淺。必分黃河水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牆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里。其內則有古大金隄可倚以爲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泄。至於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宣節之。使黃河水大不至泛溢爲害。小亦不致乾淺以阻漕運。一挑浚運河。臣唯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莫能遏。故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弗能。今運河自永樂間。尙書宋禮卽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其水丈餘。但以流沙恆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爲設淺鋪。又督軍丁兼挑。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河沙益淤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鹽河上下固懸絕。上比黃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尺。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章入詔工部移文詣有貞。使卽如其言行之。明英宗實錄

治河時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令不爲患。而開之令爲患耶。上遣中使問有貞。貞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水而並瀉之。五竅者先涸。於是使者曉然知疏策之爲良也。歸報命而議決。於是有貞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九里至濮陽灤。經博陵壽張沙河。至東西影塘。渠成。賜名廣濟。凡河流之旁有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架濤截流。柵木落竹。以石實之。而鍵以鐵。曰合土木。

火金平水性也。又作放水閘於東昌灣、魏灣。閘有八度。水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海。上制其原。下放其流。旣節且宣。用平水道。當是時。蜀瀕河民牧馬庸役。以專力河防。役丁夫五萬八千。決口始塞。復於開封金龍口、銅瓦箱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濟運。事不中制。役以有成。南河全考。

景泰五年甲戌。陳泰遷左僉都御史。疏理徐州、呂梁二洪及運河。明史稿。

明景帝景泰六年二月壬午。工部右侍郎趙榮奏。先奉敕會山東、河南三司相度河道。榮發身不由科目。衆或慢之。榮含怒。以山東三司正官不親至。委官後期。辱詈之。又以其委官不卽遣人探河水淺深。自攝衣涉水探之。以所過有司供需稍不謹。輒杖之。山東三司都指揮王信、左布政使龔理、按察使劉孜及其委官署都指揮陳忠、參議梅森、僉事胡鼎等。因各上章言榮單馬馳走。軍民驚疑。杖傷縣官。鬻廩米於民。多取直等狀。巡撫尙書薛希璉、巡按御史張琛亦以聞。帝命左僉都御史徐有貞覆之。具得其情。事下法司議。榮辱詈三司。自探河水。雖若失大體。然終爲急於國事。鬻米乃辦事官爲之。榮失於鈐束。信等輒敢侮榮如兒戲。誣榮爲風顛。構造危言。抗拒敕旨。宜命錦衣衛執之。明正其罪。希璉及琛符同信等奏。榮亦宜附過。奏入。帝曰。此輩以私忿相訐奏。本當究問。但時方用工河道。恐益稽慢。榮置不問。信等令巡按御史責取招狀。俾悉心修理。務期成功。若再誤事不宥。壬寅。湖廣華容縣醫學訓科王正中言。本縣民歲運京儲。皆經行洞庭湖。春夏水漲。人多被溺。秋冬水涸。舟復不通。往返搬運。勞苦萬狀。臣見附近有河一

道。昔晉杜預所開者。但淤淺少水。乞敕有司於農閒之日。督率工役如舊疏浚。使運船悉由此達大江之京倉。實爲民便。帝命工部移文有司。視其果利無害而後爲之。三月己巳。先是帝諭工部臣曰。國家重務在漕運。今裏河自沙灣抵臨清。皆淤塞不通。爾工部其集文武議其疏治方略以聞。於是太子少師工部尙書江淵會同五府六部官議言。運河之阻。在疏浚之而已。但今山東河南人力已罷。且農事伊始。難起夫役。請將在京存操步隊官軍五萬人。敕內臣及文武大臣各一人。往同僉都御史徐有貞計度疏浚。期明年二月興工。四月可畢。其器具乞量給銀兩。令自置之。仍先敕河南山東有司預積物料。蓄軍糧以待。帝遂敕有貞集河南山東殷實餘夫民壯各一萬人先治之。有貞言宜以漸疏浚。工力相繼。若官軍一動糧儲銀兩輒有千萬之費。遇水漲則復坐費無所施智。今泄口已合。決隄已堅。挑河者已如命用。工臣請仍舊例置撈淺夫。唯用沿河州縣之民。免其徭役牧養之事。使專事於此。付管河官督領。役小則量數起之。役大則舉戶皆行。其非近河之人。皆休放使力農。如此將遠者得安生業。近者甘事河道。不久利無弊者。吾未之信也。帝以爲然。工部之議遂寢。五月辛亥。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奏運河疏濬功成。帝謂工部曰。河雖暫通。恐不能久。其移文有貞。尙宜督沿河夫役以時挑浚。勿致阻滯舟船。七月乙亥。築沙灣決口成。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是會黃河南流入淮。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始克奏功。凡費木鐵竹石等物累數萬計。工五百五十五日。帝以河道雖完。尙恐未堅。命有貞明年春仍往視之。丙戌。命修直隸容城縣

白溝河杜村口及固安縣楊家等口決隄。八月丁巳。管河主事李蕃奏。初爲徐呂二洪水淺。鑿陽武脾

沙岡引黃河之水。然後舟楫流通。近又見起夫浚封丘縣新集等處。分脾沙岡水以濟沙灣。緣脾沙岡水

微細。不能兼濟二處。恐沙灣得水而徐呂乾涸。得一失一。非計之善。況新集地高。費用頗多。乞敕左僉都

御史徐有貞等量度處置。從之。九月戊子。右僉都御史陳泰奉敕督浚儀真瓜洲江都高郵寶應及淮

安一帶河道。至是以工完上聞。凡浚河一百八十里。築決口九處。壩三座。役人夫六萬餘。十二月甲寅。

復命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巡視沙灣。戊午。免徵沿河濟寧等十三州縣修河民所負官馬并雜科役。以

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奏。力役方勤。不宜并取故也。丁卯。挑通濟河西岸沙灘及築東岸缺隄。明英宗實錄。

陸瑜爲山東右布政。河決張秋。朝命僉都御史徐有貞塞之。委公督其役。時工匠集者數萬。爲設方略。

編荆爲筐。實以土石。沈而築之。水患遂息。尋轉左。何喬新撰刑部尙書康僖陸公神道碑。

明景帝景泰七年九月戊辰朔。以右僉都御史陳泰巡撫南直隸蘇松等處。時在揚州疏濬河道。巡撫鄧

來學卒。戶部以聞。故命泰代之。辛巳。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奏。京畿及山東自七月大雨至八月。諸河水

溢。雖高阜亦有丈餘。隄岸衝決。民田廬淹沒。商船漂溺者無算。幸新造水門一帶隄堰無患。其衝決不甚

害者。臣已率有司督工修理。唯感應祠舊隄所決既大。所係尤要。必置禦水埽。如水門埽堰之制。仍於濟

寧抵臨清增置減水閘。始可經久。其修築人夫。乞免他徭。仍人給口糧。庶易成績。帝是之。仍敕有貞等督

軍衛有司措置物料。務在堅完。勿遺後患。十二月癸卯。陞徐有貞爲左副都御史。有貞以修河竣事。回京入見。帝顧問良久。獎勞甚至。因命吏部特陞之。明英宗實錄。

是年。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河功成。先是有貞疏上。旣報可。乃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爲渠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金隄張秋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灤。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舉。由李舉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滌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旣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九堰旣設。水遂不東衝沙灣。而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郵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田百數千萬頃。凡堰榷以水門。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榷以鐵。蓋合五行。用平水性。而導汶泗之原。出諸山匯。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出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三百一十里。復建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於海。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勿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因奏。蠲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有功。蓋三年而告成。進副都御史。明紀事本末。

。末

徐有貞字元玉初名瑄吳人宣德八年進士景泰三年遷右諭德河決沙灣七載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舉有貞乃擢左僉都御史治之至張秋相度水勢條上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艘請急塞決口帝敕有貞如竑議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爲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從其言有貞於是大集民夫躬親督率閱五百五十日而工成方工之未成也帝以轉漕爲急命廷臣議方略工部尙書江淵等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期三月畢工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遇漲則束手坐視無所施力今泄口已合決隄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廷議遂寢事竣召還佐院事帝厚勞之復出巡視漕河濟寧十三州縣河夫多負官馬及他雜辦所司趣之亟有貞爲言免之七年秋山東大水河隄多壞惟有貞所築如故有貞乃修舊隄決口自臨清抵濟寧各置減水閘水患悉平還朝帝召見獎勞有加進左副都御史

明史稿

武功在張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尙書來尙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爲各支流去而時或泛濫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水源也以百計塞之皆莫效下以

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道。武功就往謁之問術。僧不肯言。強之。但曰。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柱。洞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時爲人道之。楊循吉蘇談。

明英宗天順元年十二月丁巳。尙寶司少卿凌信奏。江南運糧者。泛大江至瓜洲壩。有風浪之險。宜從鎮江府裏河。而裏河自新港至奔牛一百六十餘里。河道淺狹。又有三壩。大船不利車盤。七里港口。又有金山橫阻。江水不得入。以故糧船多冒險損壞。宜通七里港口。引江水灌入。濬新港至奔牛一帶爲便。奏下工部覆奏。宜令管理糧儲河道官僉都御史李秉。及郎中沈彬。提調附近有司通濬從之。明英宗實錄。是年令總兵官兼理河道。明會典。

明英宗天順二年三月癸丑。管河主事陳湊奏。濟寧州濟安閘。水勢陡峻。損壞船隻。可移入二十餘步。其舊閘岸改砌月樣。以順水性。令不得撞激。上命所司勘實移之。十二月己巳。先是直隸大河衛百戶閔恭奏。南京並直隸各衛。歲運薊州等衛倉糧三十萬石。駕船三百五十隻。用旗軍六千三百人。越大海七十餘里。風濤險惡。滯流旬月。及有順風開船。行至中途。忽爾又值風變。人船糧米。多被沈溺。實非漕運之便。臣見新開沽河北望薊州。正與水套沽河相對。止有四十餘里。河徑水深。堪行舟楫。但其間十里之地。阻隔。若挑通之。由此僨運。則海濤之患可免。雖勞人力於一時。實千百年之計也。事下工部。請移文鎮守

薊州總兵巡按直隸御史勘其利否。至是都督僉事宗勝、監察御史李敏皆報恭言善。其河應挑闊五丈深一丈五尺。於附近天津、永平、薊州、寶坻等衛府州縣發一萬人夫。委官督領。俟明年春和農暇之日興工。然各處軍民艱辛者多。宜一月人與行糧三斗。仍官給器具。庶無勞損而功易成。從之。明英宗實錄

崔恭天順二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與都督徐公浚儀、眞漕河。又浚常、鎮河避江險。已。大治吳淞江。起崑山夏界口至上海白鶴江。又自白鶴江至嘉定卞家渡。迄莊家涇。凡浚萬四千二百餘丈。又浚曹家港、蒲匯塘、新涇諸水。民賴其利。明史稿

林鶚天順初知鎮江府。漕故經孟瀆險甚。巡撫崔恭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之。鶚言道里遠多石。且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浚之。令通舟。春夏啓閘。秋冬度壩。功力省便。恭從其議。遂爲永利。明史稿

明英宗天順三年四月辛巳。工部奏國家大計。莫先於糧運。今聞自通州以南直抵揚州。河道膠淺。糧運難行。宜馳文於管河道官。令量起附近衛所府州縣軍民。設法疏濬。其水塘泉源亦宜疏通。以濟運河。從之。明英宗實錄

天順三年戶部尙書楊鼎上言。阿羅出住牧河套。數入寇掠。費用浩繁。凡銀兩引鹽收馬徵運之法盡行。尙爲未足。又起預徵之例。民困財竭。所不忍言。惟黃河乃漢唐漕運河。卽今鹽船木筏往來不絕。其

間雖有三門析津之險。而古人倒倉之法。爲當三門之上。有小河徑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迤流僂運。庶幾軍餉可足。民力亦蘇。或摘漕糧數千石赴陝。就令教習山西陝西河南之人。待舟楫通後。乃許迴運。且可順帶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有增矣。詔從之。後阻不行。然倪岳許論嘗欲通舟河漕渭轉漕邊鎮。要皆經史所載。非鑿空之說也。陝西通志。

